

# 近十年来艾思奇的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王亚琪 邓小林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内容摘要】20世纪早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研究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不能绕开艾思奇这个人。近年来,关于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对近十年来学界关于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综述,并提出研究中的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艾思奇 哲学思想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9-0122-04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著有《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如何研究哲学》等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一)出版著作,主要是整理基础史料,出版艾思奇著作

艾思奇一生写就大量著作,但长期未能出版发行。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组织下,一批学者将其遗留的多达数百万的文字著述进行整理与编撰,陆续出版发行了《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艾思奇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2003年更成立“艾思奇著作编委会”,由艾思奇同志夫人王丹一为顾问,以邢贲思主任,以汝信、韩树英、龚育之、萧前、王伟光、侯树栋、姜思毅、王天玺、黄书元、薛德震、许全兴、卢国英、朱满良等为成员。在该编委会的努力下,于2006年完成了对艾思奇所有著作的整理,集结为《艾思奇全书》(共八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此外,有学者整理编辑了艾思奇的全部讲课速记稿和部分手稿,形成内部原始资料,如卢国英主编的《艾思奇讲稿选》(上下两册,90万字,1999),是艾思奇在中央党校工作时期极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 (二)出版研究艾思奇的论文集、传记和学术专著

基础史料的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之后,一系列关于艾思奇的论文集、传记和学术专著陆续出版。论文集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 纪念艾思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哲学向大众普及 理论为实践服务 纪念艾思奇〈大众哲学〉发表七

十周年暨科学发展观理论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景源与孙伟平主编的《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2008年)。传记和纪念文集则较多,早在1981年,由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编辑的《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就收录了许涤新等人回忆艾思奇的文章,而后出版的有杨苏《艾思奇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今山编《常青的〈大众哲学〉》(红旗出版社,2000年)、谢本书的《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卢国英的《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今山《缅怀与探索 1981-2008 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2010年)等书。相较于传记的数量,学术专著则较少,仅有2002年出版的《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马汉儒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关于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 (三)召开关于艾思奇的座谈会、商讨会和研讨会

1986年,继艾思奇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之后,4月7日在北京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艾思奇学术思想座谈会”。胡绳、许涤新、杨超、韩树英、温济泽、邢贲思等理论工作者在会上发言,探讨了“《大众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艾思奇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开拓”等议题。

2006年7月7日,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哲学学会等举办的“纪念艾思奇《大众哲学》发表70周年暨科学发展观理论讨论会”

\* 本文为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英文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 SWJTU09ZT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王亚琪(1987-),女,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马列方向2010级硕士研究生;邓小林(1972-),男,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昆明召开。与会学者探讨了“《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哲学》的当代意义与科学发展观”等议题。

2007年11月19日,“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冷溶、王丹一、伍绍祖、韩树英、许全兴等近百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围绕着“艾思奇对和谐研究的贡献”,“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与出场路径”等问题进行研讨。

2008年5月10日-11日,“艾思奇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在艾思奇故里腾冲县召开。王光伟、李捷、张伯里、石仲泉、张田欣等就艾思奇的生平与哲学思想,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现状、方法途径和最新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国内学界对艾思奇的思想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块,并达到一定深度。

#### (四)对艾思奇哲学活动和哲学思想的研究

对于艾思奇的哲学活动,学界大多是按时期来进行研究的,一般分为“上海时期(1933-1937)、延安时期(1938-1948)、北京时期(1948-1966)”<sup>[1](P347)</sup>。马汉儒的《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也正是以此分期来写作的。学界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sup>[2](P387)</sup>。他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被学界公认为是“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学界对此研究颇多。

徐素华认为,艾思奇、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们从共同的时代需求出发,根据各自的不同身份与所处的不同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sup>[3]</sup>。高瑞泉则是指出“艾思奇的主要哲学贡献是阐明了意志自由的核心是主体对自身行为的选择自由,包括对规律范畴作辩证的理解,能够洞察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以及在实践论的基础上解决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矛盾,因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回到了正确方向”<sup>[4]</sup>。庄福龄则针对“艾思奇来延安后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作的贡献”和“实现哲学中国化和编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开创性贡献”进行研究<sup>[5]</sup>。罗永剑整理和挖掘了艾思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思想,认为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方面有着一个“系统构想”<sup>[6]</sup>。刘悦笛则从“学科间性”入手,来试图厘清“哲学中国化”的本然涵义<sup>[7]</sup>。李景源是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来探讨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sup>[8]</sup>。

此外,关于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还有王伟光的《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探索,

2009年第3期)、彭继红与周怀平的《从大众化到中国化:艾思奇哲学贡献新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4期)、雍涛的《试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4期)等文章。

第二,对艾思奇代表作《大众哲学》的研究。1934年11月—1935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了24篇通俗易懂的哲学讲话,随后于1935年底汇集成册出版。这本书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许多青年人在走出彷徨,走上追求真理和革命的道路。有关这本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特别是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sup>[9]</sup>之后,国内更是掀起了一轮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和学习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的热潮。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一是对《大众哲学》文本的研究。田心铭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正是因为“简单朴素的语言可以揭示出最重要、最深刻的真理”,而那些“故作高深的生涩的文字常常掩盖着思想的空疏和谬误”<sup>[10]</sup>。

二是对《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的研究。谢本书认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开辟中国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新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这个历史定位和历史地位是难以取代的。”<sup>[11]</sup>谢俊和陆尧晓则着重从学术价值角度阐述了《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sup>[12]</sup>田心铭也谈到“《大众哲学》在数十年中启发和教育了千百万寻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引导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人生道路”<sup>[10]</sup>。

三是对《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薛金慧在《从〈大众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认为该书成功的原因主要是书中语言表达的通俗具体,尽量避开了高深的理论,更加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同时,该书在写作手法上能够对问题进行反复阐述,写作内容上与实践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相结合以及写作特色上紧扣时代、与时俱进,也是该书如此成功的理由<sup>[13]</sup>。

四是对《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景源认为,艾思奇同志的哲学研究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在青年时代他就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毕生奉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早期便通过《大众哲学》把新哲学变成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南。毕国明也从《大众哲学》入手,对该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贡献加以评述<sup>[14]</sup>。谢本书在《〈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里指出这本著作包括理论内容、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三个方面的创新<sup>[15]</sup>。

第三,在艾思奇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上进行探讨。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活动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从此,艾思奇便开始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建国后更将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其人生中的重要内容。

早在1983年,卢国英与叶佐英就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著有《毛泽东同志对哲学的卓越贡献——读艾思奇同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sup>[16]</sup>。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观点并非一致。石仲泉的《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一文,“通过对艾思奇在延安时期参与毛泽东哲学活动以及毛泽东研读艾思奇哲学著述的相关情况的分析,就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sup>[17]</sup>,认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与艾思奇哲学是“后来者居上”的关系,把毛泽东哲学视为艾思奇哲学的后来者,又超越了艾思奇哲学。

许全兴则不赞同石仲泉的观点,在《〈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商榷》中认为,不能说艾思奇研究哲学早于毛泽东,石文对“两论”和“思想方法论”“获益”于艾思奇哲学的阐述和论证仍值得商榷<sup>[18]</sup>。

第四,在艾思奇对文化的研究问题上展开探讨。艾思奇不仅具有较高的哲学理论水平,而且具有较为广博的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他将科学的哲学原理运用于研究文艺问题,著有《论文艺的永久性与政治性》、《论文学的鉴赏》、《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论思想文化问题》等文。苏英认为,“艾思奇对文化艺术产生兴趣并为之奋斗的原因,不单单是他的个人爱好,这里还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原因”<sup>[19]</sup>。唐月民指出,艾思奇反对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及复古主义,“他的文化哲学思想是一种新型文化观,哲学通俗化是其文化哲学思想中的特色内容。”<sup>[20]</sup>吕希晨研究艾思奇的文化哲学思想,则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艾思奇对中国现代哲学思潮的分析、二是艾思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考、三是艾思奇对爱国主义文化的强调、四是艾思奇思想文化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sup>[21]</sup>。

第五,对艾思奇的哲学批判进行研究。艾思奇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强烈的革命批判意识,他的一生都在同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思潮做斗争。对于胡适的实用主义、梁漱溟的东方精神文明论、张君勱的思想文化自由意志论、丁文江的唯觉主义、叶青的新机械主义、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37年,谭辅之就作《艾思奇哲学与叶青哲学之比较观》(《思想月刊》,1937年第四期)。近年成果有:田福宁的《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sup>[22]</sup>、赵德志的《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哲学论争、艾思奇与叶青的论战》<sup>[23]</sup>等。

第六,对艾思奇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问题的研究。艾思奇于1954年在中央党校内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时,就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后于1961年编写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的“第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韩树英在《艾思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介绍了艾思奇和我国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许多有关问题,并着重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阐述了这本教科书的特点<sup>[24]</sup>。黄楠森认为这本教科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忠实地正确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哲学观点,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苏联专业哲学家20世纪20、30年代所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二是它表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三是它较好地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sup>[25]</sup>。胡为雄则分析了教科书的编写为何开始于1959年<sup>[26]</sup>。

第七,关于艾思奇与杨献珍论战的研究。从1953年到1965年,哲学领域发生了三大论争,艾思奇和杨献珍分别是论争双方的主要代表。他们在三个问题——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阴谋家康生的插手,使学术论争变为政治迫害,两位学者均蒙受不白之冤。所以后来学者对这一时期艾思奇与杨献珍问题的研究,大多是通过他们哲学思想的比较,考察还原真实的历史,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研究成果包括:梁涛的《艾思奇与杨献珍之间的几次哲学论战》(《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一期)、高山的《50年代杨献珍与艾思奇哲学思想之比较》(《理论学习》,1998年第六期)等。

## 二、国外研究状况

艾思奇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在国内学界对他进行关注与研究的同时,国外也有很多学者,尤其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哲学史感兴趣的学者,都将艾思奇作为其研究对象和突破口,并且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法国学者彼埃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48)》(1956年),他是最早对艾思奇进行研究的国外学者;接着是华裔美国学者伊格纳修斯·曹于1972年发表的《艾思奇——中国共产主义的倡导者》、《艾思奇的哲学》两篇专论;随后是德国学者沃纳·麦思纳的著作《哲学与政治在中国——三十年代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1986年);然后是美国人乔舒亚·福格尔的著作《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1987年);还有美国学者泰瑞·博登霍恩的论文《艾思奇和重新构建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1994年);以及美国学者田辰山的《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2008年)等等。国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关于哲学大众化的起源与发展问题

在福格尔的著作中,他将民国以来很多思想家所做的文化通俗工作与艾思奇所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进行了对比,除此之外,还追溯到中国历史上宋朝以来传统儒家学说向大众化发展的问题,其中一个典型就是朱熹将儒家经典删减为四种必读书<sup>[27]</sup>。

### (二)关于《大众哲学》成功的原因

华裔美国学者伊格纳修斯·曹认为,这是因为满足了当时中国许多青年“思想和感情的需要”<sup>[28]</sup>。美国学者乔舒亚·福格尔则指出,《大众哲学》之所以受欢迎,原因在于艾思奇使用了不复杂的语言和技巧来表述复杂的哲学问题<sup>[29]</sup>。泰瑞·博登霍恩则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大众哲学》成功的原因:一是《大众哲学》那与众不同并令人感兴趣的外形;二是《大众哲学》独特的结构形式;三是《大众哲学》中所使用的独特的比喻和举例;四是通俗易懂的语言<sup>[27]</sup>。田辰山则是从《大众哲学》的创作背景和艾思奇的语言风格这两个方面来研究的。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于《大众哲学》成功原因的研究是比较具体、细致且全面的。

### (三)关于艾思奇哲学思想与苏联哲学思想的关系

华裔美国学者伊格纳修斯·曹指出,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受益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思想,特别是米丁的思



想。他甚至断言艾思奇一生也没有摆脱苏联哲学的影响<sup>[28]</sup>。乔舒亚·福格尔则从三个发面表达观点:第一,艾思奇是30年代苏联哲学在中国的主要翻译者之一;第二,艾思奇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大多是在苏联哲学,特别是米丁的影响下写成的;第三,自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艾思奇就肩负起了在哲学方面摆脱斯大林影响的任务<sup>[30]</sup>。

总之,国外对于艾思奇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可为我们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但也应看到,西方学者的观点有牵强附会之处。

### 三、小结

国内学者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分布的面还是很广的,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等前沿性问题,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研究仍存在不足,体现如下:第一,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学界对此召开了座谈会、研讨会,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但是这些论文大多涉及的是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或艾思奇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较少涉及到细致而深入的哲学思想与大众化的研究。近年来专著出版成果主要集中于传记、纪念文集和论文集,综合性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有些撰写传记的作者并不是研究哲学的,他们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研究和评述就显不足,有失实之处。国内学者关于《大众哲学》的研究较多,研究的侧重也各有不同。但是对《大众哲学》的版本、《大众哲学》的瑕疵和《大众哲学》遭受批判风波的研究则较少。将《大众哲学》与其他书籍的比较研究也很少。关于苏联对艾思奇哲学的影响研究,如艾思奇哲学的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苏联特别是米丁的影响。这在国外学者那里有详细的评述,却有失实之处。因此需要国内学者对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第二,艾思奇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并期待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相结合以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若干哲学问题,因而他强调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于科普创作工作。然而目前学界对艾思奇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探讨较少。第三,关于艾思奇与其他哲学人物的比较研究呈单一化。研究成果集中于艾思奇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比较。第四,对艾思奇哲学思想进行总体性研究的较多,对特定哲学思想的研究(如艾思奇的辩证思想研究)则较少,对特定期内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与活动(如关于延安时期艾思奇在马列学院的哲学思想及活动研究)也很少。

### 参考文献:

- [1]李振霞,傅云龙.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上)[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艾思奇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徐素华.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1).
- [4]高瑞泉.艾思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贡献[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4).
- [5]庄福龄.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突出贡献[J].现代哲学,2008(6).
- [6]罗永剑.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系统构

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7]刘悦笛.艾思奇与“哲学中国化”[J].哲学动态,2010(8).

[8]李景源.学习艾思奇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0(8).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N].文汇报,2007-10-251.

[10]田心铭.《大众哲学》的启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1]谢本书.《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J].红旗文稿,2006(15).

[12]谢俊,陆浴晓.艾思奇《大众哲学》历史意义及学术价值[J].湖北社会科学,2007(7).

[13]薛金慧.从《大众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4]毕国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学术探索,2003(1).

[15]谢本书.《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学术探索,2008(3).

[16]卢国英,叶佐英.毛泽东同志对哲学的卓越贡献——读艾思奇同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J].哲学研究,1983(12).

[17]石仲泉.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J].理论视野,2008(6).

[18]许全兴.与《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商榷[J].理论视野,2008(8).

[19]苏英.哲学家艾思奇的文化艺术活动[J].新文学史料,1983(3).

[20]唐月民.艾思奇的文化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齐鲁艺苑,2004(1).

[21]吕希晨.艾思奇文化哲学思想论析——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而作[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2).

[22]田福宁.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0(10).

[23]赵德志.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哲学论争、艾思奇与叶青的论战[J].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3).

[24]韩树英.艾思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J].理论视野,2008(2).

[25]黄楠森.建国后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J].中国图书评论,2001(7).

[26]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及其经验[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5).

[27]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J].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8).

[28]伊格纳修斯·曹.艾思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道者[J].苏联思想研究,1972(4).

[29]乔舒亚·福格尔.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通俗化和《哲学讲话》的通俗化”[M].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1987,哈佛当代中国丛书第4辑.

[30]乔舒亚·福格尔.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艾思奇和共产主义运动”、“艾思奇的声誉鹊起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M].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1987,哈佛当代中国丛书第4辑.